

序一

做语言学需下苦功夫

邹玉华的《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》即将出版,嘱我作序。我脑际马上涌现的一句话,就是:“做语言学需要聪明,但只有聪明做不了语言学。”

因为说到底,语言学是经验科学。需要默默地搜集语言材料,细密地观察语言事实;需要从这些事实中大浪淘沙般地筛选出有趣的现象,绞尽脑汁解释这种现象,发现这些现象的意义,得出制约这些现象的因素,归纳出若干规则;幸运的话,还可以对这些解释和规则进一步抽绎概括,得出一些适应面较广、适应性较强的规律,使之升华到理论层面。这需要坐得稳板凳,耐得住性子,沉得下心思。

因为我了解,邹玉华是下苦功夫做语言学的人。翻开《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》,会看到品种纷繁的丰富语料,会读到不同维度的大量统计数据。这丰富的语料首先来自国家语委的平衡语料库。玉华请人编制程序,从7000万字的核心语料中自动提取出含字母单位约15万条,然后她对这些单位逐条分析,确定其类型,考究其来源,衡量其字母词的资格,观察其词类特征,分析其构词方式及内部结构。历暑经冬,花了半年多的功夫。

为了做定量的对比分析,玉华选取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这三地六份各有特色的报纸,各抽取其一周的语料建库,得到六千多个相关词条,然后对这些词条逐条分析,逐条标注。历暑经冬,也是半年多的

功夫。

做材料功夫需要学术激情,需要学术责任,否则难以坚持下来。但是,下足了材料功夫,说话有新意,运笔有底气。《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》展示的词例、概括的类型、分析的维度、给出的解释、得出的规律,无不说明材料的功夫值得下,材料的功夫必须下。

当然,话还得说回来,做语言学不只需要苦功夫,还得有点聪明劲。就说字母词,这种现象本身就十分复杂,有些是典型的汉语词,有些则只是外语词的照搬,在典型的汉语词和典型的外语词之间,有许多类型参差的中间现象;有些是语言单位,有些则仅仅用作若干领域的符号,在语言单位和纯粹符号之间,也存在许多功能各异的中间现象。对字母词的研究若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,至今还不到20年,没有积累足够的素材,没有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,研究成果有限但意见分歧不小。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研究字母词,当然得有点聪明劲。

玉华的聪明,是用维特根斯坦的“原型理论”来刻画字母词家族。她认真梳理了百年来对字母词的搜集和认识历程,指出“X光、三K党、维生素C”这样的字母与汉字的混合形式,是认识最早、也是公认的字母词;之后像“CD、CT、UFO”等大写的缩略形式的字母词,也得到了广泛认可。她把这两组字母词看作字母词的原型,从这些原型身上分析出字母词的四大特征:1、与汉字组合;2、读字母名称音;3、形体大写;4、缩略。以此为据分析了15种字母词的情况,区分出各种类型的“典型度”,显示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字母词家族的整体风貌。这比用二分法简单地判定是字母词、不是字母词,更有利于全面描写、准确把握这些现象。

字母词的学术魅力,不仅在于认识它的各种语言表现,更在于对使用字母词这种语言行为的评价。在语言接触的潮流中,字母词这种洋语码嵌进充满自豪感的汉语中,是帮忙还是添乱?是进步还是污染?汉语自身就有能力和谐它,还是需要社会语言规划的帮助?这种帮助是在认可它的基础上规范它,还是在否定它的态度中口诛笔伐?玉华关于字母词的语言态度的调查等,已敏锐地涉及这一问题。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,需要在更宽阔的社

会语言学背景中讨论,需要语言运用的长期实践,需要学术内外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。

期盼有更多愿意下苦功夫的人士,研究语言生活中这一敏感话题,全面认识字母词关涉到的各种语言问题和社会问题,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字母词,维护汉语的文化根性,增强汉语的表现力,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。

李宇明

2010年元旦

于北京惧闲聊斋